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 民国历史演义

(四)

[民国]蔡东藩撰

## 目 录

第五十六回	摇 贿内廷承办大典 摇 结宫眷入长女官	员
第五十七回	摇 云南省宣告独立 摇 丰泽园筹议军情	怨
第五十八回	摇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摇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	怨
第五十九回	摇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摇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	圆
第六十回	摇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摇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	猿
第六十一回	摇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摇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源
第六十二回	摇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摇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缘
第六十三回	摇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摇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远
第六十四回	摇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摇 邀功争宠川蜀麇兵	远
第六十五回	摇 龙觐光孤营受困 摇 陆荣廷正式兴师	苑
第六十六回	摇 埋伏计连败北军 摇 警告书促开大会	愿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销沉 摇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	.....	怨源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摇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	夙源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摇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	夙猿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摇 冯河间会议南京	.....	夙圆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摇 陆建章缴械逃生	.....	夙颀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摇 硬索款周妈生嗔	.....	夙园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摇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	夙怨

## 第五十六回 摇摇内廷承办大典 结宫眷入长女官

摇摇却说袁世凯既承认为帝，京城里面，热闹得甚么相似。当由总统府传出消息，称说袁皇帝登极期间，便是民国五年一月一日。那时一班趋炎附热的官儿，及鬻贱贩贵的商人，都伸着项颈，睁着眼珠，希望那升官发财，有名有利。还有一千九百九十九个国民代表，统以为此番进京，佐成帝业，就使不得封侯拜相，总有一官半职，赏给了他；或另有意外金钱，作为特赐，于是朝朝花酒，夜夜笙歌，镇日在八大胡同中，流连忘返。哪知一声霹雳，震响天空，政府中颁发命令，叫他各归故里，仍安本业。看官！你想各代表到了京都，已将半月，所得川资统已向楚馆秦楼中，花费了去，而且还有酒债饭债，及各种什物债，满望将来名利双收，了清债务，偏偏要他回里，他们统变做妙手空空，连回去的盘费，统是无着，哪里还好偿债？大家才知道着了道儿，叫苦不迭，没奈何吁告同乡，替他设法。还是杨度、孙毓筠等，脚力稍大，向办理国民会议局中，支出二万元款子，分给代表，每人百元，才得草草摒挡，溜出京城，回乡过年去了。只所有欠项，始终未曾还清，仍是酒店饭店，及各什物店中的晦气，这且体表。

且说帝位已定，明令迭颁，一面用压制法，一面用笼络法，计匝旬间，除无关帝制外，约有好几道命令，小子也不胜抄录。节述如下：

十二月十三日申令，此次改变国体，全出国民公意，如有好乱之徒，造谣煽惑，勾结为奸，当执法以

绳,不少宽贷。

十五日策令,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固辞,申令不许。

十六日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继续有效。(因清室内务府咨照参议院,赞成袁氏称帝,乃有此令。)

同日申令,特任溥伦为参政院院长。(黎已封王,故改任清宗室溥伦以示羁縻。)

同日申令,关于立法院议员选举事宜,迅速筹办,准予来年以内召集。

同日教令,修正政事堂组织令,凡大总统发布之命令,由政事堂奉行,政事堂钤印,国务卿副署。(与清制内阁奉上谕同。)

同日批令,蒙古章嘉呼图克图等,奏请正位,实属倾诚爱国,深堪嘉尚,着交蒙藏院传奖。

十八日策令,特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未到任以前,着唐在礼代理。(因冯氏劝进较后,特欲调入京都,免生异志。)

同日申令,旧侣及耆硕数人,均勿称臣。

同日申令,满、蒙、回、藏待遇条件,继续有效。

十九日申令,着政事堂饬法制局将民国元年以来法令,分别存留废止,悉心修正,呈请施行。

同日批令,代理国务卿陆征祥等,奏请准设大典筹备处,已悉。

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颁给嵩山照影各一帧。

二十一日策令，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芑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奎、朱家玉、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錕、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李兆珍、王祖同为二等男。

同日策令，特任陆征祥为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

二十二日策令，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

同日申令，永远革除太监等名目，内廷供役，改用女官。

二十三日策令，特封刘冠雄为二等公，雷震春为一等伯，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增、张敬尧为一等子，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为二等子，林荷悻、饶怀文、吴金标、王金镜、鲍贵卿、宝德全、马联甲、马安良、白宝山、昆源、施从滨、黎天才、杜锡钧、王廷楨、杨飞霞、江朝宗、徐邦杰、李进才、昌公望、马龙标、吴炳湘为一等男，吴俊陞、王怀庆、吴庆桐、冯德麟、王纯良、李耀汉、马春发、胡令宣、莫荣新、谭浩明、周骏、刘存厚、叶颂清、张载阳、张子贞、刘祖武、石星川为二等男，石振声、何丰林、臧致平、吴鸿昌、

王懋赏、唐国谟、方更生、张仁奎、陈德修、殷恭先、周金城、李绍臣、康永胜、常德盛、张殿如、马福祥、张树元、李长泰、许兰洲、朱熙、孔庚、方玉普、马龙潭、裴其勋、朱福全、隆世储、方有田、陈树藩、陆裕光、杨光德为三等男。（又予一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共七十余人，名不备录。）

这数令颁发出来，朝野注目，统说新天子登基在即，所以有此布置，就是老袁心中，也以为恩威并济，内外兼筹，布置得七平八稳，可以任所欲为了。惟筹备大典处，是筹备登极大典，相传于十一月初二日，即已密行设立，至十九日始见发表，尚是掩耳盗铃的计策。起初严守秘密，未敢动用国帑，左支右绌，办理为难。当有二姨太黄氏，与三姨太何氏，首先发起拟将家人私蓄拨出若干，作为筹备处的资本金。统计袁氏妻妾十六人，子十五人，女十四人，每人助一万元，可得四十五万元。他日皇帝登极，各得优先利益，仿佛如前清幕吏，先垫款项，称为带肚子一般。袁氏正室于夫人，与次子克文，三女淑顺，本未曾赞同帝制，且以为此等恶习，不应出自帝家，因此不愿入股。此外当一致赞成，当下凑集四十二万元，开手筹办，但须觅一亲信可靠的人物，充作处长，方免舞弊。这消息传达出去，即有人运动斯缺，情愿承认。看官道是何人，就是皇帝伯伯的爱侄儿，名叫乃宽。

他既与老袁认作叔侄，当然如骨肉至亲，无所嫌避，所以出入府中，无论袁氏姬妾，尽得相见。且因他语言柔媚，体态殷勤，容易得人欢心，往来无间，此次即至二姨太三姨太前，乞求推荐，愿先献番佛十万尊，作为孝敬。看官试想，两位姨太

太,只携出二万元,拼入优先股,今复得了十万元,除二万外,还有八万元好处,哪有不允之理?当下满口承认,即夕向老袁进言道:“大典筹备处,已有四十余万元凑集,不日可开办了。但处长一席,总须择一心腹人,方可胜任。”老袁接口道:“这个自然。”二姨太便道:“据妾想来,莫如御侄乃宽。”三姨太又道:“他本是同宗,办事又向来勤谨,真是所举得人了。”老袁笑道:“卿等慧眼,想必不错,我便叫他任事罢。”次日,即召乃宽入内,令为大典筹备处处长。乃宽自然受命,拜谢鸿恩,一面复潜向两姨太处,申鸣谢悃。任事以后,第一件是筹办皇帝的龙袍,第二件是筹办后妃的象服,此时京城里面的绸缎绣货庄,要算是山东巨宦开设的瑞蚨祥。该肆闻信,料是一场大主顾,忙到筹备处设法运动,兜揽生意。处长袁乃宽亲与商议,先将回扣议妥,然后与议龙袍的做法。先是袁皇帝授意乃宽,服制尚红,大约是火德主政的意思。乃宽便仰承圣意,拟用着赤金钱,盘织龙袞,且通体须缀饰明珠,嵌入金刚钻,还要一顶平天冠,四周垂旒,每旒约用东珠一串,冠檐须缀饰绝大珍珠,才见光彩夺目。这两种代价,由店主人估算起来,差不多要五六十万元。乃宽暗想,现在只有四十万元,连一件龙袍的价值,还是不敷,如何好再办别种服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下与店主人商量,教他垫款包办,一俟皇帝发极,算清帐目。店主人乐得应允,便双方订约,再由店中恭绘袞冕格式,呈入御览。老袁很是合意,即嘱他照式织制。并限于阳历年终取用,该店奉旨承办,日夜赶制。

此外一切用品,但把要紧的物件,购办起来。不到数日,已将四十万用罄。那时筹备处尚未正式批准,急得乃宽没法,只好再请教二姨太。二姨太究竟女流,一时想不出甚么法儿,

仍囑乃宽代筹。乃宽道：“非请财神爷上台，这事恐办不了。”二姨太笑着道：“我知道了，你放心去罢。”乃宽退出后，不到两日，即由财神爷承认五百万元。既而筹备处正式成立，五百万果然拨到。袁皇帝又密与财神爷商妥，此后一切经费，归他筹拨，待登位后，愿把首揆一席，酬答丰功。财神爷颇也乐允。袁皇帝嘉慰非常，复命将前清三殿，募工修筑，也归袁乃宽一手承办。乃宽连得美差，感激无地，自不消说。

惟女官令下，一班妇女请愿团，也想去攀龙附凤，显扬门楣，但一时无门可入，未免望洋兴叹，空存这富贵的念头。独有安女士静生，本是请愿团的领袖，更兼腹中有点文墨，口才又很过得去，曾充某女校校长，闻到此令，不禁大喜道：“佳运来了。新朝挑选女官长，舍我其谁？”于是淡扫蛾眉，往朝至尊，名刺上镌入妇女请愿团长，及某女校校长头衔，呈递进去。适袁皇帝办公无暇，令诸皇妃招待。那安女士不慌不忙，从容步入，见了各位皇妃，请安跪拜，无不如仪。诸皇妃虽备选六宫，究竟还是候补资格，未曾经过这般恭维，此时见安女士巧言令色，般般可人，遂格外谦恭，待以客礼。安女士固辞未获，勉强旁坐，彼问此答，真个舌上生莲，令人爱羡。渐渐说到女官一事，安女士据实禀陈，竟效毛遂自荐。诸皇妃道：“这事须经过睿断，我等未敢作主，但得宸衷首肯，似汝才调，当然可作女官长，何患不成？”安女士道：“天下未必无才女，如臣妾的菲材，恐未必上邀睿赏哩。”诸皇妃道：“且待禀明后，再行通报。”安女士拜谢而退。

次日又去进谒，诸皇妃欢迎如昨，且与语道：“昨夜已替你禀陈，御意拟召你接谈，方可酌夺施行。”安女士道：“何时得蒙召见？”诸皇妃道：“便在今夕，我等当为介绍人，不过须

略待时刻 ,请少安毋躁便了。”安女士重复拜谢 ,待至天晚 ,竟蒙诸皇妃赐给晚餐。餐毕 ,又过了两点钟 ,老袁才入室休息 ,诸妃即带着女士晋谒老袁 ,安女士三跪九叩 ,从容尽礼。老袁问了数声 ,应对无不称旨 ,便面谕道 :“你可出外待命罢。”越日 ,即密令心腹 ,调查安女士履历 ,所有请愿团长及某校长的头衔 ,的确无讹 ,并且都中人士 ,有口皆碑 ,遂据实禀复。老袁尚在迟疑 ,又经诸姬妾从旁怂恿 ,乃特选入宫 ,命为侍从女官长。这安女士得充是选 ,即日入内 ,提起全副精神 ,趋承意旨。除袁皇帝外 ,无论皇后妃嫔 ,及皇子公主等 ,一入安女士眼中 ,便能识他心性 ,揣摩迎合 ,靡不中彀。因此入值府中 ,上和下睦 ,差不多如家人妇子一般。袁皇帝即命她招选女官 ,定额一百二十人。安女士仗着才能 ,即恭拟招选女官章程 ,进呈睿鉴 ,当蒙批准 ,因将章程宣布 ,厘分八条 ,胪列如下 :

- (一) 须身家清白 ,及品谊纯正。
- (二) 年龄在十四岁以上 ,二十五岁以下。
- (三) 略具姿色 ,又体质健全 ,无其他暗疾者。
- (四) 未入室及未受聘之闺女。
- (五) 或孀妇而未经生育者。
- (六) 无烟酒赌博诸嗜好。
- (七) 三年后即开放出宫 ,其有愿留者听。
- (八) 三年期满后 ,由女官长奏请皇上 ,择尤优奖。

这章程颁布后 ,女界争先恐后 ,群来报名。安女士又增订新例 ,凡欲应选诸妇女 ,当报名时 ,须预交银币十元 ,如不合格 ,此款不得索还 ,能合格当选 ,还要各交一百元 ,叫作入宫费 ,这乃是安女士理财的妙法 ,好坐取这一、二万元 ,饱入私囊。又订定每月俸给 ,女官长月俸 ,计洋四百元 ,还有公费百

元,女官分一、二、三、四等阶级,一等月俸二百元,四等六十元。安女士又有特别好处,按照八五成发给,余银也自己享受了。至若女官的膳餐费,衣服妆饰费,统要女官长经理,每月开具细账,向庶务处支领,免不得要浮报若干。统计安女士进账,实属不少,不过每月孝敬皇妃,却也要耗去一半。各皇妃爱她敏慧,都向老袁处说项,老袁晓得甚么,还是自诩知人。小子有诗咏安静生道:

几生修得到宫廷,福至应教心独灵。  
纵使皇纲悲短命,绣囊已贮万钱青。

岁月将阑,登极期日近一日,不料外面的鞞鼓声,竟动地而来。欲知何处兴兵,且至下回续叙。

本回专叙大典筹备处,及女官长二事,而于承认帝位后种种措置只汇叙一段,不复详说,阅者得毋嫌其太略乎?曰非略也。各种命令,具见明文,不特政府公报,记载特详,即如各处新闻纸,亦备列无遗,海内人士,无不闻知。独宫廷秘幕,非经揭述,鲜有识其隐者。观袁乃宽之谋得筹备处长,及安静生之乞得女官长,无在非打通内线,才得如愿。袁皇帝亦幸而短命耳?否则内嬖外宠,贻祸无穷,其不至覆国者几希。

## 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

摇摇却说京城里面，正演那大登殿的戏剧，那时江西、四川、广东诸省，却也有几个江湖草寇，羡慕老袁，曲为摹仿，悬着好几块皇帝招牌，居然称孤道寡起来。江西有两个草头王，一个是南康县人邱宝龙，一个是万年县人雷葆福，四川的草头王叫作王虎林，原籍广东香山县，还有他同帮李半仙，是羽客出身，遥应王虎林，组织保皇会，就在香山县中，拣一僻静所在，高搭仙棚，号召徒众，瞎闹了好几天。官兵奉了大将军令，前来搜剿，杀得这班草头王，东窜西逃，结果是捉到断头台，陆续毕命。只有李半仙闻风逃走，不知去向。这本是么么小丑，不足挂齿，但也由老袁想做皇帝，引出这班草头王来。老袁闻着，暗想他无拳无勇，也想自称皇帝，真似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令人忍俊不禁。接连又有上海民党联络海军学生陈可钧，夺得黄浦江口的肇和兵舰，驶入江心，开起炮来，攻击制造局。海军司令李鼎新急督领海琛兵舰，放炮还击，党众势不能敌，只好窜去。独陈可钧无从奔逃，当被拿住，枪毙了事。另有一部民党，从陆路进攻制造局，也被护军使杨善德派兵防堵，不能得手。民党完全失败，李鼎新受谴议处，杨善德蒙奖叙功。陆海军官弁，又保举了好几人。袁皇帝以为平乱有余，毫不足虑，就是海外的华侨，及各项留学生，并海内反抗帝制的各种联合会，联电到京，诘责政府，老袁全不在意，甚且半途搁沉，未曾送达总统府中，连袁氏也未曾过目。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忽由政事堂接到云南密电，翻阅以后，自国务卿下，统不胜惊愕起来。看官道是何电？乃是一篇严问老袁，差不多似哀的美

敦书。其文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发生后，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余谓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亿兆铭心，万帮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失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这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翼顿息，国本不摇。尧等夙蒙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

巡按使任可澄叩。

政事堂以事关重大 ,不敢隐匿 ,只好转呈袁皇帝。袁皇帝览毕 ,却也皱起眉来 ,半晌才道 :“日前曾接云南各种电呈 ,并没有反叛形迹 ,这道密电 ,莫非乱党假冒不成 ?”便召入国务卿陆征祥 ,嘱咐道 :“你可用政事堂名义 ,电询云南 ,是否假冒才是。”陆征祥应命而出 ,即拟电拍发 ,大旨说是 :“顷悉来电 ,与前三日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堂电 ,迥不相同 ,本堂决不信云南有此事 ,想系他人捏造代发 ,请另具邮书 ,亲笔署名 ”云云。电发后 ,竟没有复电到来。政事堂中 ,尚眼巴巴的望着邮音 ,谁知他已宣布独立 ,竖起讨袁旗帜来了。

小子于五十三回 ,曾说蔡锷遣王伯群至滇 ,密告唐继尧准备起义 ,拥护共和 ,唐遂遍谕军人赶紧预备 ,专待蔡锷到来 ,协力讨袁 ,适前江西都督李烈钧由日本至香港 ,亦有密电约唐 ,令他举事。唐亦复电相邀 ,请作臂助。十二月十七日 ,李偕熊克武、龚振鹏、方声涛到滇 ,与唐晤谈竟夕。越日 ,即在忠烈祠会议 ,巡按使任可澄 ,及军官黄毓成、赵复祥、罗佩金、邓大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 ,统到会场 ,当由唐继尧邀同李烈钧 ,入会开议 ,讨论军事财政外交诸大端。计划已定 ,只有蔡锷未到 ,尚是按兵不动。又过两天 ,那蒙犯霜露 ,历经艰险的蔡将军 ,竟由海登陆 ,直抵云南。小子叙述至此 ,恐看官又要动疑 ,上文五十四回中 ,不曾叙过老袁密计 ,两路防备么 ?难道蔡将军有飞行术 ,竟能凭空到滇 ,得免网罗 ?这是看官最要的疑问 ,由小子答述出来 ,原来蔡锷先到日本 ,参政戴戡亦与他有密约 ,踵迹东来 ,还有殷承琳、刘云峰、杨益谦三人 ,与蔡锷向系故交 ,自遭民党嫌疑 ,遁迹东洋 ,此次悉行会晤 ,遂想迂道入

滇。无如驻日公使陆宗舆，奉袁密令，随时侦查。蔡乃赴日本医院治病，且常寄函政府，报告民党行踪。至濒行时，预拟寄袁书十余通，密交契友，托他隔日一发，自与戴、殷、刘、杨四人登舟赴滇，不但老袁被他瞒过，连陆宗舆也无从觉察。及舍舟登陆，道经蒙自，恐刺客当路，各化装为窈人子，徒步偕行。忽前面遇一大汉，彪形虎躯，状极凶悍，猝问蔡锷道：“你等到哪里去？”蔡锷谎言途次遇盗，银钱行李，俱被劫去，拟归龙州故里。言未毕，那大汉竟厉声道：“你得毋为蔡锷么？”锷不动声色，力辩非是，暗中却取出手枪，枪括一响，大汉即应声而倒。忽刺斜里又闪出数人，跳跃而前，锷又连发数枪，戴戡等亦出枪助击，约毙数人，只剩一人返身欲奔，被蔡锷追上一步，把他擒住。那人长跪乞饶，具言受袁密令，不得已为此。蔡锷笑道：“饶便饶汝，但汝须传语老袁，此后勿再行此鬼蜮手段。”那人方拜谢去讫。既而阿迷县知事张一鹄，闻蔡入境，也想讨好中央，设法图蔡，可巧南防师长刘祖武，已接唐督来电，嘱他欢迎蔡锷，锷亦因刘是旧部，急往与会，两下相见，欢然道故，并就防营中宴叙一宵。翌晨，由刘军护送入省。张一鹄计不得逞，方才无事。

蔡锷既到省城，唐、任以下，出城郊迎，父老士女，争集道旁，欢声雷动。至入城后，略叙寒暄，即由锷蔡问及军备。唐继尧道：“已预备多日了，专俟君来，以便举义。”蔡锷又问道：“饷械可备就否？”唐继尧道：“除本省库款及兵械外，南洋华侨，愿助款六十万元，安南也有若干枪炮运来，统共核算，足供半年。”蔡锷道：“袁氏叛国，中外同愤，半年以内，当可除袁，惟事不宜迟，请早日宣布独立罢。”唐继尧道：“海外饷械，明后日即可到齐，我等就在阳历年内，举起义旗，可好么？”蔡锷

答言甚好。唐继尧乃请他休息一两天,才议行军事宜,蔡锷许诺。次日,由南洋运到华侨助款六十万元,并由安南运来枪炮多种,二十二日晚间,开全体大会,议定起义手续,先由唐、任两人名义,电迫袁氏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当下拟好电稿,于二十三日拍发,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哪知复电到来,尚是假惺惺的问他真伪,于是决计讨袁。即于二十五日,宣告云南独立,复邀同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联名通电各省云: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公鉴,并请转各报馆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监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国民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诸靡下者,阅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

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亦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长此相持，稍更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辘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生死，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桴鼓，可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民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复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图利之。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同叩。

通电既布，乃更议组织军队，及提及出师名义，或拟用共和军，或拟用滇、黔联合军，或拟用中华民国第一军，或拟用靖难军。独蔡锷起身说道：“此次举义，系国民放逐独夫，不应沿用‘共和’二字，至若其他各名称，非旗帜暗昧，即范围太隘。窃思军人以救国为天职，此时讨袁，仍不外一救国问题，或直称救国军，否则或称护国军，亦无不可。”唐继尧道：“不如‘护国’两字罢。”大众齐声称善。蔡锷又道：“军队出发，必须有一统率机关，这名义却也要紧。”各军官道：“应该称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唐继尧道：“元帅二字，名目太尊，似应缓待贤能，不若径称总司令。”蔡锷鼓掌赞成。唐继尧又道：“鄙人不材，忝膺重任，好容易经过两年，今蔡公来滇，正是鄙人卸